

屋上電影迷

看到這個標題，大概就猜得出來我要寫什麼。不過，讓我把範圍放大一點，不祇是談一部電影。而是談多部電影。更何況我是一個以文化工作自居的人，也順便把其他有關的事情也順便藉題發揮一下。

我大概是初三到高二左右，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每周要看三場電影。和現在的我比起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底看了什麼好電影，現在想起來也很懷疑，因為我能記得的好電影真是寥寥可數。我小時候，就是喜歡看西部武打片。我想，主要是西部武打片的地理背景一般都有寬闊的原野，那是我所喜歡的。我也喜歡西部電影的音樂。西部武打片好是好，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劇作，這麼說起來，難怪，要我數出從小看過真正好的電影，實在是沒有幾部。

我出生在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廠區的福利很好。附近的人都知道，我們那裏的冰棒是出名的。煉油廠另一個福利設施，就是每周三，六，和日都放映電影。我們有時候騎腳踏車，有時候就走路。因為中山堂在廠區那邊，而不是在宿舍區，所以每次都要經過廠區的保警隊。我們也沒有什麼證件，每次都通過。我從來不記得曾經被阻擋過。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奇怪。難道我們臉上寫了什麼特別的標志，保警一看就知道我們是煉油廠的員工眷屬！

我記得比較特殊的看電影經驗是高一的時候。那時候‘真善美’來到高雄。煉油廠的電影院通常不會上演首輪的影片，所以要看‘真善美’還得到高雄去看。那時候，這部片子在西北戲院上演。我們必須搭交通車，再轉公共汽車。這還沒關係，我們那天是我，我姐姐，鄰居戴其琛，和他姐姐。我們大約七點多看完，搭公共汽車可以趕上八點的回廠區的交通車。偏偏我姐姐和他姐姐兩個 -- 女生就是這樣！喜歡看這種讓她們哭的電影，要不然就是躲在人家後面，又要看，又不敢看那種恐怖的景象 -- 還要繼續看第二場。所以我們兩個男生就先回來了。

我母親看到我們男生先回來，真的是嚇了一大跳！因為我姐姐和他姐姐兩個，都是長得很漂亮的女生，怎麼可以這麼這麼晚了撇下她們不管就先回來！（我忘了提，瑤瑤是我們廠區的大美人，油廠代用國民學校公演‘臥薪嘗膽’一劇的時候，她就是扮演西施的女主角 -- 也難怪我哥哥都為她傾倒。）我母親著著實實緊張了兩個鐘頭，一直等到十點半的交通車回來，看到他們兩個女生才放下心。我後來才知道，她們看完之後，連公共汽車都沒有了，是走路由西北戲院走路走到大同之家交通車停車的地方，至少要走半個小時！又是晚上！我不知道我母親曉不曉得這細節。我怎麼沒有挨打！

除了‘賓漢’和‘十誡’我記得的好電影有兩部，都不是在廠裏的電影院看到的。我記得在基隆看‘齊瓦格醫生’，那時候我在海軍慶號陽軍艦上服役，船靠基隆。另一個片子是在高雄看的。那時候我在小艇隊。那天同好友高吉田出差到左營，下午回到高雄，先溜去看了一場電影才回部隊。看的是‘屋上提琴手’。

今天 Terry Gross 訪問的，就是寫‘屋上提琴手’主題曲的歌詞的。百老匯的劇和電影‘屋上提琴手’的關係聽出了大概。我覺得訪問最好的一段是結尾 -- 薛爾頓先生解釋該劇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導演令人驚嘆的執著，要把小時候去過的東歐猶太人小村落的文化在納粹摧毀之後保存下來 -- 的時候。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